

诗文中的宇宙：从《春江花月夜》到《赤壁赋》

文/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鄢新妍

本文从《春江花月夜》中描写江月的六句诗和《赤壁赋》入手，以古人的宇宙意识为切入点，探讨诗歌中诗人宇宙意识的萌芽与产生，以及唐宋文学宇宙观的发展，帮助理清古代文学发展中宇宙意识的形成脉络。

一、唐代——中国文学宇宙意识的萌芽时期

唐代是中国古诗文的少年时代，特别是在充满时代朝气的初唐，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尤其给人带来这种感觉。洗去了前朝宫体诗的浓脂艳粉，《春江花月夜》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。诗人吸收建安风骨的内核，于时光中觉醒生命意识，于宇宙无穷处见自身之忽微。而他的宇宙意识就在这时生根发芽。

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仅从这六句诗来看，诗人的宇宙意识可分为两个方面。

（一）时空交叠的距离感

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一句，意为江边上什么人初次看见月亮，江上的月亮哪一年最初照耀着人。在时间上，它把人的思维带往无穷远处，带往世界的起源。由于涉及到世界的哲学本质（这是一个重大问题），作者忽然把人从事物的表象拉开、抽离，让人（即自己）去独自面对苍茫的宇宙。这是诗人对世界本质的追问。这样的追问，曾在屈原的《天问》里出现过，也曾在李白的“青天有月来几时，我欲停杯一问之”中微露端倪，而在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中，我们也可以读出相似的感觉。

从空间上来看，它把人带回那人们刚刚意识到有月亮存在的夜晚。而“初见月”和“初照人”中间可能有时间差，因为月亮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，只需要有月亮和有人即可。人“初见月”则不然，人需要抬头，然后才能真正看到那轮月亮——这是人一个主动的动作，这个动作无比重要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诗人在一个不经意间看见了月亮，于是诗人想：“从前照耀着彼人的月亮，今天也照耀着我。可是，彼人是谁呢？那从前又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”于是，就有了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的感叹。

我们也可以现代语言来阐释这两句诗：月亮对于观看者来说是相对静止的，观看者（人类）认识的对象是无限变化着的物质世界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是世代延续的。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，而人的存在历时久长。因此“代代无穷已”的人生就与“年年只相似”的明月得以共存。

（二）身处洪荒的孤独感

人在独处的时候思考，比较容易触及到世界的本质。这种孤独，既不是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”一样因仕途不遇而内心清寒彻骨的孤独，也不是张岱“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”的物我相融的孤独。诗人独自一人在夜晚的江边，看月亮升起，海潮涨落，鲜花盛开，突然意识到“宇宙”这个概念，于是心中油然而升起一种无比广大的苍茫感——这是一种以人类的身份，独自面对洪荒宇宙的大孤独。

另一位初唐诗人陈子昂也曾经孤独面对这样苍茫的宇宙。他写道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

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他猝然间面对这偌大的宇宙，一切仿佛都弃他而去，天地间独此一人。他感到了一个人在宇宙间的孤独感以及宇宙的广阔，人的渺小。

与陈子昂悲怆的孤独不同，张若虚“并不惧怕自己的孤独，他甚至要感谢他的孤独，因为这样的孤独成就了个人与宇宙的对话”。在我看来，这种洪荒中的孤独感是一种巨大的“空”，一种永恒的憧憬和感伤，它让《春江花月夜》美丽、苍茫而怅惘。这是一种青少年时代的悲伤，尽管悲伤，仍然轻快；虽然叹息，总是轻盈。因此，这也象征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少年时代，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、对宇宙的初醒觉的“自我意识”。永恒的江山，无限的风月给这些初唐诗人们一种少年式的充满激情的人生感悟，其中有感伤怅惘，也不乏愉悦和瑰丽的想象。

张若虚感慨时光易逝，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，反而更进一步，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上升为宇宙意识，把自己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。这正是张若虚的可贵和伟大之处。

有评论者认为，表现时空哲理有两个方法，一是由事物局部谈及时空，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曾大量运用此法，黛玉葬花中“借花喻人生”的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即是明证；而第二种方法是赋予本来撕裂与分割的时空积极向上的人类情感，如王勃的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。”又如李白的“青天有月来几时，我欲停杯一问之”高明的作者常把这两种方法混合运用。张若虚正是属于这种高明的作者。

此处，张若虚用“江”与